

述而批评丛书 第二辑

先锋诗歌 的转折

贾鉴 著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先锋派在今天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
穿越历史之雾，使自己重新成为那个陌生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激烈的历史转折带来社会意识的深刻改变。在诗歌领域，宏大的文化想象黯淡了，众多诗人所持有的新诗学概念，写作中主题和内容的重心调整，语言技艺的更精微磨砺，这些变化积累到九十年代后半期，终于凝结成“九十年代诗歌”概念。

本书主要聚焦中国先锋诗歌在八九十年代间的演变与九十年代诗歌的两种精神面相。作者从寻根诗和海子的文化史诗开始，探讨了诗歌如何通过改造“传统”概念来传达文化反思。继而又以王家新、欧阳江河、多多、韩东、于坚、臧棣、张枣、肖开愚等人的诗作为例，重新反思有关“纯诗/纯文学”问题，描述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转向。作者意在探究八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转换和分化过程，也更关注诗歌意识在两个时代既相异又汇通的踪迹。

上海最具潜力的文学批评家，
书写批评新浪潮。

上架建议：文学批评

ISBN 978-7-208-19238-6



定价：63.00 元

述而批评丛书 第二辑

贾鉴 著

先锋诗歌 的转折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先锋诗歌的转折

贾鉴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陈欢欢

营销编辑：杨朗

装帧设计：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 字数：155,000

2025年4月第1版 202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63.00元

ISBN：978-7-208-19238-6/I·21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锋诗歌的转折 / 贾鉴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ISBN 978-7-208-19238-6

I. I207.22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M4M022 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 与文景相遇

微信公众号



微博



豆瓣



bilibili



抖音



小红书



贾鉴

文学博士，学者、批评家，现任职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媒介文化和诗学思想研究。发表有《“一次性行动的诗歌”：重评海子的史诗观念》《在词语和自我的边境线上——关于王家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写作》《雾中的陌生人：90 年代先锋派的一个侧面——以韩东为例》《北岛：一生一天一个句子》《多多：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论吴欢章的散文研究》等学术文章若干。

《漫游与追迹》

丁茜菡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

方岩

《偶然的诗学》

顾文艳

《走向他人》

胡桑

《先锋诗歌的转折》

贾鉴

《非批评》

金戈

《迎向热情消逝的年代》

刘欣玥

《现实的重力》

王辉城

《当代小说诗论》

谢尚发

《小评论》

周立民

《字里行间的时势》

朱羽

文
景

Horizon

上海文学批评的青年力量

——述而批评丛书第二辑序

新的时代发展引领文学创作的转换，青年作家、批评家如何面对时代变化中的价值和精神问题，如何以创作和批评的方式发出青年一代的铿锵之音，文学在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时，如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引领潮流、创新方法、更新观念，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文化的作用，这是批评面临的新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评论的社会功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上海的文学批评一直有非常好的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评论家，引领时代风气，积极参与并带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斗转星移，薪火相传，述而后作，传承创新。新时代以来，上海出现一批年轻的文学评论新人。2018年，上海作协积极推动“述而”批评丛书的出版，集中推出11名出色文学批评家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把青年新力量的队伍吸纳进来，文学批评

新力量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如今上海又一批年轻的文学批评新人脱颖而出，有的是作协成员，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媒体中坚。为进一步加强上海青年评论家的影响、培养上海青年评论家队伍，我们继续推动“述而”青年批评家丛书的出版，希望聚集目前上海最具影响力和潜能的年轻批评写作者，精选每一位作者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章，再推出一套能够全面反映当下上海青年文学评论整体风貌的精品文集，集中展示这一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也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新发展与新收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青年批评者正在新的科技基座上思考人文，推动人文，书写当下，思考未来，努力做时代的同路人与风向标，对新兴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判断，展开有效批评，提出前瞻建议，发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声音。

批评随时代而变。当代文坛，创作繁荣，色彩斑斓。塑造当代文学格局的，不仅有风格各异的传统文学期刊，更有引领青年创作风尚的新锐杂志；不仅有传统文学及其出版机构，网络世界的文学平台则更加丰富多样，自媒体、文学社区、网络文学网站等，共同组合出当下文学版图样貌。随着网络文学的繁荣和网剧等新的艺术题材的兴起，第二辑“述而”批评丛书跟第一辑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除了收入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章，还有意收入了网络文学及泛文学（如电影、电视剧、网剧等）批评的相关作品，在重视传统文学批评的同时，引导读者关注和思考网络文学和泛文学的发展，为日新月异的艺术发展提供

有益的参考。

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青年批评家勾连现在与未来，是最具有潜力的创造性力量。在现代性进程内部有效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走出书斋的象牙塔，迈向时代的十字路口，走出内循环的舒适区，在世界性的合唱中加入中国批评的声音，亟待我们直面与践行。“述而”批评丛书第二辑的出版是这份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希望能取得有益的社会效果。在新时代的引领下，上海文学具有更加开放创新、流动多元、跨界共融以及面向世界的品质，我们要用全球视野重新认识和深刻把握脚下的热土，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上海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促进创作、打造精品，用系统的观念全面梳理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继续赋能文学、提升价值，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学供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文学篇章、贡献青年力量。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

序言

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具有先锋倾向的诗歌，研究者通常将其纳入文学“现代主义”的范畴来讨论。^[1]这一趋势从这些诗歌出现之时就已开始，尽管许多时候出于误解或谨慎，“现代主义”称谓未必直接出场，而是以各种变体概念出现，比如“朦胧诗”“寻根诗”“青年诗歌”“实验诗”“先锋诗歌”“新生代”“第三代诗歌”……最初，“现代主义”多借“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获取自身合法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某些诗人的论述中，“现代主义”的内涵逐渐被窄化到“纯文学”（或“文学性”）的边界内——一块看似更安全，但也更空疏的文学领地。

但显然，将整套“现代主义”文学知识移用于八十年代先

[1]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其他时间用语，都属二十世纪年代。本文用“先锋”一词，泛指八九十年代反叛社会主义主流诗歌程式的诸种思潮和现象，并不限定具体的诗学内涵；而“现代主义”一词，则多有明确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知识上的所指。

锋诗歌，并不能解释后者的驳杂性。它四处漫溢，我们要么删削诗歌以使其更好地符合知识预期，要么曲解知识中诸概念的内涵以使其更贴近我们的观察。根本原因在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别有想象。它被其他欲望包裹着，除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化”内涵，它还寄托了更富野心的“世界文学”的想象。世界范围不同年代文学地形被压制成一片广袤的文学高原：欧洲古典文学的客观性和史诗性，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体解放能量，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挖掘的“异化”和“荒诞”主题，中国现代文学中另类写作资源的重新接续……凡异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学的新旧传统，都在“世界文学”的召唤下变成同时代的构造，而每一层构造或多或少都被那个笼统的“现代主义”揽于名下。

历史压抑太久，文学能量如洪水借“现代主义”喷薄而出，全部世界迅急变成内部风景，八十年代现代主义由此呈现出难得的世界主义视野。但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虽不同于此前时代，但就其思维架构的宏大性而言，又与前一时代相称。如果说形式即内容，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础并未变。“现代主义”转向只是掩饰了八十年代文学激情的浪漫本质，所以，柏桦回忆录题名“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是准确的，^[1]奚密则更犀利地将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情结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

[1]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同谋。^[1]

历史与现实双重主题在“现代主义”内部的移易，源于重大的历史想象的迟滞。这一现象确实不能概括当年现代主义的全貌，但就寻根诗和随后的文化史诗而言，依然是一种有效的考察方式。考虑到“寻根诗”和文化史诗在八十年代的影响、部分相关诗人九十年代后的写作变化，特别是史诗思维与当代文化的更深广的关联，对其做出“症候学”分析仍然是迫切的思想任务。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激烈的历史转折带来社会意识的深刻改变。在诗歌领域，宏大的文化想象黯淡了，众多诗人所持有的新诗学概念，写作中主题和内容的重心调整，语言技艺的更精微磨砺，这些变化积累到九十年代后半期，终于凝结成“九十年代诗歌”概念。它不是对时间的简单分割，而是拥有相对明确内涵的诗学概念。它透出强烈的文化意义上的“告别”的意味（也有人用“挽歌”描述之），正如程光炜在《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说的：

他们要习惯在没有“崇高”、“痛苦”、“超越”、“对立”、“中心”这些词语的知识谱系中思考与写作，并转到一种相

[1] “诗歌的神圣化和诗人的英雄化揭示了一种绝对主义、乌托邦式的心态，……不管‘诗歌崇拜’多么强烈地反抗现存体制，它是否在无意间只是替换了崇拜的对象，而仍在原来的思维和写作模式里运作呢？”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4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对的、客观的、自嘲的、喜剧的叙述立场上去。写作依赖的不再是风起云涌、变幻诡异的社会生活，而是个人存在经验的知识考古学，是从超验的变为经验的一种今昔综合能力。^[1]

程光炜使用的描述九十年代诗歌转向的词语，明显收敛了前十年那个万能现代主义的内涵，使它更接近一种节制、专业的现代主义知识意识。但因刻意与过去相区别，他也轻率地将“社会生活”与“个人存在经验”对立起来，九十年代最活跃的写作恰恰试图融汇这两种材料。“九十年代诗歌”视野下的八十年代诗歌常被冠以“青春写作”“纯诗”等负面评价，但它忽略了两个十年诗歌间的隐曲关联。九十年代诗歌“相对的、客观的、自嘲的、喜剧的叙述立场”已隐伏在八十年代的实验中，而它的所谓超越也未必如想象的那样确然。

上述诗学场景的症候性，最鲜明地体现在九十年代诗人对“纯诗”和语言问题的思辨中。此时，“纯诗”被认为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不断“建制化”，与具体历史的关系逐渐抽空，审美自律的绝对化要求已变成新的压制。且不说“纯诗”只是由概念生发出的一种空想，单就论者常使用的“建制化”表述，也属不得要领。该词暗示的文学权力机制——无论是社会性的权力还是

[1] 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程光炜诗歌时评》，第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市场的权力，真的已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普遍事实？至于为确立“九十年代诗歌”概念而将八十年代全部现代主义诗歌硬塞入“纯诗”的口袋，则几乎像是文学史建构过程的一桩丑闻。

概念阐释中的失当，也透出过分意识形态化地阐释文学的紧张。与浮在表层的意识形态相比，争辩者精神中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构造更值得探究。以语言问题——一个看似最无辜的领域——为例，语言自足是八十年代以来诗歌革新的最核心动力，前十年，它是文学激进宣言登场的一面旗帜；后十年，它成了诗歌冥想的黑洞般对象，甚至它就是冥想者本身。所谓“个人存在经验”在语言思辨的反复自证中变得迷离，语言占据着起源第二天的有利位置，看起来就像八十年代史诗宏大框架的一个更神秘的替代物。

二

在上述问题背景下，本文的描述重点，一是先锋诗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变，二是九十年代诗歌的三个精神面相。

第一章“史诗的失败：对诗歌进入九十年代的一种描述”，以寻根诗和海子的文化史诗为例，分析了八十年代先锋诗歌通过改造的“传统”概念，间接地传达了文化反思的诉求。但同时，寻根诗所绘制的过去与未来一体的浩瀚的时间图景，又与